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

謹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監察御史宗伯允元之附兄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弟祖泰附

布衣余古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司農卿王慶翔慶龍

謹直目次

卷之三十一

一 光普堂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左司諫曹西土幽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翰林學士洪彝俞咨夔

子附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給事中孫守叔慶觀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

子希聖  
希仁附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刑部侍郎劉聲伯駸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壘

禮部侍郎孫仁則榮叟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元

平章葉太白李

翰林趙與墨

伯祖師  
淵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滄陽賀應旂士以氏閱

謹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賦急大申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論事無所迴避遷

謹直

卷之二十三

光碧堂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問  
時政闕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  
陽小人爲陰其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  
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  
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  
正者當深絕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萌  
則君子得以展其蘊而小人無以容其奸帝問今日羣  
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  
西路民苦折絹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

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  
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  
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  
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  
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乎。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  
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  
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  
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

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使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希侂胄旨繳駁落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



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  
一不以掛口或勸大中通佞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  
一言承意豈間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及佞胄誅召  
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  
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  
惠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召試授秘書正

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六軍萬民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性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使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則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

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撻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官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官中既省，則外延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無不省者，省之又省，以至簡樸成風，則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

力日強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後祖宗之業雪人  
神之情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未熹召至闕未幾與祠  
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宰執不  
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  
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  
駁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  
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  
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  
且宋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

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起知鄂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韓侂胄所惡遂除安世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以功升太府卿兼權荆湖宣撫使尋坐事論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日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祖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殿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

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  
贈中奉大夫大法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  
於時所著易說若干卷行於世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調天台尉  
遷臨安府教授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官  
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略曰朝廷譬如萬金之家必嚴  
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初開便門不知便門之  
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

康軍晚益嗜學有袁公業之風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莫叔光字仲謙山陰人舉進士調永豐尉中博學宏詞科歷著作佐郎尋除起居舍人紹熙二年春雷雪交作詔條缺失叔光言女謁漸行近習預政皆剗切人所諱言有布衣余古上書詔竄之叔光執奏方求言不宜輒罪言者事竟寢遷中書舍人兼樞吏部侍郎外戚李孝純者數被譴責至是除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賊叔光曰宮贊扈帶豈宜冒用譴罰之人又內侍自正使轉贊



行遙郡非故事皆奏罷之叔光外和而內介入西掖纔三年論駁至數十事除樞密部侍郎兼秘書監卒謚文清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秘書郎除著作兼翰林樞直光宗卽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言唐制使諫官隨  
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封耳乞許同宰執宜引庶得從  
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又不過重華官思疏十  
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  
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講姜氏  
會齊戾于滌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  
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  
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  
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

口。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樞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未見君手。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比伐之舉。僅有一二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徑實。稱門生不足稱恩。

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  
聞之大怒諷司諫毛憲劾思子祠侂胄亟復召首對乞  
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閉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金  
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徒禮部尚  
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  
除日宰執當同進此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  
而彌遠上章自辯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  
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邪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樊竝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惠思請去益  
力以實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  
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  
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  
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  
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貶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  
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論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罷久  
之除寶謨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泰十三年卒諡

文節

監察御史宋伯元之 兄元龜附

宋元之字伯元餘姚人少穎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沙  
隨程迥舉進士光宗初受禪求直言元之極言官爵冗  
濫士風不競宰相依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竝切中時  
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剗邑自試知弋陽寧宗卽位輔臣  
薦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除諸司審記擢監察御史遇  
事敢言無所顧忌時韓侂胄用蘆師且爲腹心招推納  
賂元之抗章劾之不報因力求去竟以中旨罷歸卒於  
家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從弟祖恭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調衢州法曹召除籍田令寧宗卽位進太府丞時韓侂胄寔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魯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劄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劄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緘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直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躋威權耳。此者聞之。道路左右。皆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割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令人都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

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前日所言何事然後知祖儉之竄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處徙內地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在謫所讀書

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摧折夫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字泰然夷簡五世孫性踈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  
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  
斗不醉論當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  
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徃省之留  
月餘語其交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  
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頃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

儉歿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秦憤之，乃請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令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儒之師，獵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平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

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佞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佞胄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柎爲之具棺，歛而歸葬焉。

布衣余古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拾遺補闕官。近臣罕進言者。經  
熙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間者側聞陛下宴遊無  
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  
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官  
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上  
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殿  
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  
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薦味道。  
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

卽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佛  
優抵戲皆放而爲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  
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佞倖悉去忠良竝進問安  
侍膳之餘官庭燕閒講讀經史怡神養性享名教不疑  
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震怒始議編管言  
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  
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



第三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饑并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曦御史徐枬擊之錮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  
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  
左司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  
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  
五十七謚文肅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第進士主吳縣簿改知江山縣  
會亢旱閔雨因攬鏡有詩云不見片雲頭上黑頗添一  
夜鬢邊霜遂蠲其賦十之八郡將怒詰之力陳其害不

能奪光宗卽位。投匭進書，極言民力已窮，邦本不固。凡科歛之繁，宜一切罷去，以廣維新之澤。剴切幾萬餘言。轉朝奉郎，輪對。陳三劄及民間疾苦一十八條。光宗嘉納之。三年，除太常主簿。五年，除司農寺丞，轉朝散郎。一日，以劄子袖見時宰，論易革與大過之義，有忤是歲。西浙旱災，毘陵尤甚，城邑騷動，遂出知州事。陛辭，奏陳飢民之數及請給降米斛。光宗曰：米未多，卿且好去賑濟。故謝表有曰：聖慮紅粟之未多，而奉玉音之甚切。蒞任，講行荒政，飢民賴以全活者五十萬衆。明年，轉朝奉。

大夫賜對便殿論人君之心與陰陽之氣相感實歲之  
豐歉所係上皆嘉納除吏部員外郎陞郎中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奉使金國回內殿賜對因論禮莫重於分  
分莫重於親今北虜犯分而夷其親雖欲不亡得乎願  
朝廷爲內修外攘之備因極言時弊凡二十餘條轉朝  
散大夫會行郊禮又極言郊赦爲小人之幸不可爲常  
上可其奏未幾被論奉祠賜里以磨勘轉朝議大夫特  
封遂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九經圖述韻略

補遺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新昌人慶元三年進士授天台尉辟爲京西檢法官抵襄陽虜大人宣撫項安世咨以征謀一時書檄咸出其手士皆感動改尚書左銓知龍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歷遷大理寺丞極言今日議論不明體統不一邊備所當嚴歲幣所當絕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弛言甚懇切上嘉納之擢監察御史首論媢媢苟容士風大壞宜申貪墨之禁又條上備邊備蜀各四事皆一時急務遷宗正卿以歸養拜除直秘閣知温州討平

海寇境內晏如。主管建康府崇信觀知婺州檢官田千七百畝。爲勛。後倡民亦各以田勛。得田六萬有幾。以備當役者用。又以水旱兩奏。蠲稅民甚德之。召赴行在。見上論中庸致中和大槩。以爲天造之運。非祁寒大暑不足以成歲功。豈其約二氣之中。不寒不暑而得爲中節乎。九官並命。四罪咸服。刑賞之中節也。好賢如縉衣。惡惡如巷伯。好惡之中節也。除司農卿。樞戶部侍郎。以疾歸。八年而卒。年八十三。猶口占遺表。著以獻。特贈正奉大夫。會稽縣開國伯。夢龍事母以孝聞。寧宗受禪。推

恩不以官其子而以官其弟。慶錫所著有西銘解諸書  
吏部侍郎袁廣徽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熒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陳五可懼言甚剴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雍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疾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

給舍所以設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者  
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遷秘書郎尋遷著作  
佐郎知徽州外艱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  
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  
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時江閩寇迫  
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敕諸郡關制司聞於朝  
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  
後司番陽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  
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



一機災變之作。皆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轉將作監。領常平事如故。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散猷。聞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益隸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丁木錢。又爲漳泉興化民患。甫皆奏捐之。

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又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脩見。憫惻。南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副求言。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有嘉漢宜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故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故足貴也。又乞尊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克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

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摺據以  
奏甫言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  
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盜  
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虛  
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  
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屢畝事  
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卽  
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  
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

輕易。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待嵩之之  
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授起  
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誠難緘默。嵩之誥命。終  
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  
年。遷中書舍人。人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謹  
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荆湖沿江制置使。知  
鄂州。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楫由淮  
西而來。北軍聽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樞吏部侍郎引疾至人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命皆辭不報遷  
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檄  
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樞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  
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切於愛  
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榆

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范楷字子式，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工部尚書。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疆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宰相不能決，楷委曲撝護，大臣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獨丞相隱忍不發，其爲保姦誤國甚矣。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家食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一旦禍機竊發，髮不可削，將何

以謝天下、遂忤旨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吏部尚書陳伸

子德剛附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人未嘗有競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凡七上章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書時韓侂胄當國每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書切諫侂胄惡其異已出爲荆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

問夾攻蔡州以復讐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費用無匱之謂陛下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自有傳

左司諫曾西土幽

曾幽字西土叔遠之姪子也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辟重慶府司法太守度正欲奏畀京職辭曰錄參章某母老請先之正歎服改秩知建昌



縣權秘書丞兼倉部郎出爲浙西提舉而陳和糴折總  
解西之英從浙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  
期而至召除左司諫與王萬郭孺卿徐清叟俱負直聲  
實時號嘉熙四諫上疏勸理宗儲震器厚倫紀以弭火  
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忤旨除起居郎進權禮部  
侍郎不拜疏七上且造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  
再以侍郎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  
謚文恭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郭彞卿字子奇，僊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  
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  
天錫友善。既卽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鄙  
劣，性復貪婪，門庭機雜，朝論不與。彞卿上疏劾之曰：「臣  
聞鴟鵂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虞自藏。不仁者而  
在高位，剛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  
以興至治，而肱股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厲足，其間是却  
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  
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彞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

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  
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鳴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  
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  
皆繼以沒上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少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  
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改緡雲令治最  
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  
語近臣曰朱元龍好作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贖輒斥之  
曰舉贖可以勢取邪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  
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臣有  
圩田之訟舉朝無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  
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  
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上自  
官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之利病皆可痛哭流涕史氏  
之入相嫉其鯁直斥去知衡古二州旣而鄧清之再入  
相素惡其直言無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

有遺稿十卷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何琮字宗玉松陽人第進士官吉州安福縣簿始至大書門屏曰以儉養廉將勅補拙入朝除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先此臺諫駁爲宰相私人有彈劾先進副封琮獨守祖制斥貪逐佞多合清議與時相意忤改爲起居舍人一日諷琮取陳垣除命答曰琮他日尚欲附善類時相大怒左遷爲福建轉運副使時相去位召入爲戶部侍郎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異

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以詩  
俾之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登嘉定九年進士第歷官秘書  
省正字時理宗欲勉成里以學詔皇親宅置講官首命  
漢弼以著作郎兼沂王府教授漢弼慨然歎曰三館清  
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身且辱官力辭不拜改考功  
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默寓規諫爲帝所簡注拜監察  
御史入謝帝面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

心以告漢弼以臺綱又弛首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  
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  
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  
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權國  
柄復以父憂謀爲起復帝益患苦之特臺諫無一人敢  
言者帝私計曰漢弼正色不撓是可屬任者遂以太常  
少卿召之臺諫劉晉之等揣帝意將有易置亟請寤漢  
弼新命帝怒逐晉之等四人而擢漢弼左司諫兼侍讀

復除侍御史漢弼疏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  
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  
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  
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生於  
五請蔣希之起復止於三請今當之既六請矣願聽其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鉉  
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論馬光祖奪總  
總賦淮東乃當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終喪以  
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弊



所歸重漢。所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議論。未能  
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無何。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  
弼之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  
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  
旨微矣。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子勳附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  
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繼悉。爲盡力。與之帥成  
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首撤咨夔自近。

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  
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  
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  
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  
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  
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  
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  
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交論鏤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  
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恩而歸。間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趨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翌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容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坦。室諫久矣。要當怪本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惟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惟不歸人主。則庶幾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

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人政舉羣臣所以得歸之玉帛  
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  
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  
朕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  
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言之微  
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  
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  
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  
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

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議大振。明年改元  
端平。容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其  
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荆湖  
以八陵圖來上。容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  
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  
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容夔曰。此朽  
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  
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憐。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願可復  
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

伴之元祐獨不鑿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史  
改中書舍人尋兼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依兼  
直學士院上疏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  
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  
臣病又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  
給事中帝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  
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央書之  
人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籍  
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夔亮忠愍有助新政與執政

恩例特贈兩官。謚忠文。咨夔研窮經史。馳騫藝文。蔚爲  
一代文宗。有兩漢詔令三十卷。掣抄一百卷。春秋說三  
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卷。子勳。燕。燕。紹  
其家學。而勳登淳祐四年進士。爲崔與之魏了翁所知。  
仕至兵部尚書。嘗爲論發明先皇與子之意。人稱其有  
父風骨。贈端明殿學士。謚文靖。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王有開字守仁平陽人。初游右庠。叩關論史。嵩之起復  
非是。且陳盧允升董宋臣之奸。併攻余晦。師蜀無狀由

是知名繼登右科參贊戎幕咸淳初以武職換文資由  
編修官兼右曹郎出知惠州不赴有開博學強記經史  
子傳旁及倦經洞章過目輒記憶晚暮賀知章爲人黃  
冠野服逍遙物外年八十四卒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毛遇順字鴻甫餘姚人舉進士召對便殿起拜侍御史  
首論史嵩之不當起復以壞典常三學諸生皆朝廷元  
氣不宜斥逐以自耗削前後疏凡數十上皆時所諱言  
者理宗書其名於御屏寶祐初進兩淮制置使上疏極



論。賈似道。下大全必誤。國乞卽罷斥。不報。元大弟忽必烈聞之。歎曰。安得南朝直臣。毛遇順者乎。官終大理卿。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陞太常寺丞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

滋不悅。出知泉州。改知寧國府。蠲通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閩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嗣所遣官。聞之夜。過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庶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一應目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後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

帝善其言。遷宗正少卿，兼樞舍人，起居郎。八上疏，辭免。除直龍圖閣，與祠。未幾，復召爲起居郎，歷兼國子祭酒。樞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龍賂彰，仁賢逝，貨財倫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政固不少。旣易相之後，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裳，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未幾，疾作，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不蔽風雨。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一時稱爲古直。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子希聖希仁附

潘凱字南夫，禮之從子，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權，輿論譴之，登紹定進士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凱馳入營，裂帛植於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無敢後。白憲守，止戮首亂者一軍，安堵，郡人德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連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卽行。後以宗正少卿除秘閣修撰，都承旨，進刑部侍郎，請外擢實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子二：希聖，字養蒙，嘗率六館論丁大全終戶部侍郎，希仁，字養浩，兩優釋褐，終將。

作少監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汪自強字行之淳安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第爲富春簿分司鄉邑創常平義倉知錢塘縣時值孟饗赤縣出班起居自強人物清修音吐弘暢上日送之中書因薦其才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舉劾不避權貴爲之側目每簪筆荷橐鵠立柱下百僚震肅時京尹顧岳託婚東宮以希內授自強露章劾之岳坐免官婚亦寢朝野悚然尋遷大理寺卿卽乞身歸築室故山日香晚以讀

書怡老不復仕

刑部侍郎劉聲伯

劉聲伯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聲伯幸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大全既罷，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聲伯又幸諸生上書言聲伯蒙被教養，視國休戚利害若己，痛痒朝廷進一君子臺

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  
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悱結寢食俱廢臣聞  
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  
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  
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  
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  
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倡公論而杜私說  
迺今老養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  
竄以澳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

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譽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視之以爲進退之機。迺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煽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取差，殪人意，迺令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



不多，術窮乘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  
職。以乳臭驥子而佩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  
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  
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  
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墜此葦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  
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  
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  
汲黯也。則以切直罷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  
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

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而時宰之怒竟不可逃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以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埃則縱俠客以撓攬關節，持濁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簒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肝，蔡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媿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芻蕘，臣咨夔，臣應起，臣漢陽，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

遷或一鳴而轉斥獨壞榮華貪饕頑忍久污要津根據  
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  
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浚削殆盡  
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  
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窮權勢  
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  
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  
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  
攻更出迭入中有朋邪整僞陰陷潛誑終則倒置是非

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而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恭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檢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壞之罪又浮於桀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與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月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向何救於國事

之萬一哉。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首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綱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

而後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禱以遷星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賓。得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止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願不避欺。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

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  
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改正字以不得其言力求解  
職不許會以外艱去服除授集英殿學士沿海制置使  
知慶元府召拜刑部侍郎改朝奉郎兼工部尚書丁母  
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飯爲端明殿學士  
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  
兵逆敵其政將遜相位於是敵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  
起及羅浮以疾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未幾而宋亡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趙崇潔字敏則，籍雲人。第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負人倫鑑，一經品目，多爲名士。理宗朝，中貴盧必升等專權，招賂濁亂朝政。廷臣畏其勢，胥指口不敢出聲。崇潔獨抗疏數其罪惡，乞斥罷，以肅官府。由是名振朝野。居官不受私謁，所至以激揚著聲。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屋

王持屋字載仲，樂清人。選入太學，有聲。嘗率六館叩關論史，嵩之士論歸重。登淳祐進士第，入浙西帥幕。時有薦丁大全可任臺諫者，持屋謂其內懷姦，狡外示狂，率

使其得志必爲國家憂大。全剛之憾焉。未幾以著作兼左曹郎吳潛罷相。持屋輪對言於理宗曰。宰相進退人材當進賢退不肖。不當以用舍快恩讐。潛貶。上疏力爭之。不聽。遂罷歸。賈似道怨潛甚。疑持屋黨潛。併惡之。由是十五年間。三被擢。不越郎曹。二典郡。皆不終。似道敗始除大理少卿。未上卒。

禮部侍郎孫仁則

孫嚞。字仁則。餘姚人。句容令林之子。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嘗斬之。以示

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左丞相王燦  
趣天祥入衛而右相陳宜中與燦不相能以故深結留  
夔炎而黨黃石奏勿使入衛以沮毀天祥天祥列上勤  
王及留屯利害皆內忌夔炎其敢閔白燦嬰取所列德  
造御前奏之於是復有旨趣天祥入衛仍乞倚任天祥  
竄宜中夔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  
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燦嬰居官竭忠盡智排斥  
姦回不爲身謀尤精於易所著有讀易管見諸書官至  
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王仁孫字汝善松陽人辟入太學博古工文雋議論慷慨以名節自許時賈似道以母憂起復毅然曰三綱絕矣幸同舍生諸博士陳著偕詣闕上書切諫以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奪其母是代陛下行罰也書上不報似道怒欲逐竄之上不可乃止仁孫遂請病歸未幾朱社遂屋痛哭憂憤以不能與復致疾卒元共三人

平章兼太自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補京學生宋  
景定五年尋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  
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買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  
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已功因復人相益驕肆  
自滿勅置官田闕于其洪病民其中外毋敢指議李乃  
與同舍生康楛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  
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階變亂紀綱毒害  
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竄李潭州似道旣  
敗乃得自便未幾宋亡歸隱雷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

兩臺爭辟之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楊威行臺江南，且求道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云：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卽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石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謏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

之曰此行必致蕪李奉李既至京師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幸甚且曰卿對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  
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  
坐錫宴更命五日一人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廢  
李因奏曰臣欲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事繁夥尚招  
致士類令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  
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  
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  
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備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

其奏特拜御史中丞。茲商議中書省事。李因祥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毅於行。心豈不可行邪。李因祥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且常行事務。可以皇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崇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副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再。臣請。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謬為職。苟不自檢於弊。得何有其有貪。



葵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山  
是臺諫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政大夫尚書  
左丞李復固辭且言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  
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  
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  
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  
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  
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冒學漢唐明主  
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

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以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霧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縮事。遂寤。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飢饉。穀價騰湧。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飢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靡費鉅萬。今山路險。賊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陞平章政事。李固請解職南還。累疏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

昂及平江田四千畝。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  
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復上表力辭，未幾卒。年  
五十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與留夢炎孰優。  
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  
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  
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  
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  
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  
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

官一毫不以自私。贈資德大夫。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翰林學士趙晦叔與熙 仙祖師淵附

趙與熙字晦叔。台州人。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至。渡江。與熙率其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熙對。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卽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熙忠言讜論。無所顧。

忌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壑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熹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熹貧屢有守有抱負可大用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未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每與許衡論伊洛闢奧衡雅敬之與熹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

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時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